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十七回 林良玉孝友讓家財 賈喜鸞慇懃聯怨偶

話說焦大正將趙全打罵，眾人聽見賈政回來，連忙勸他。焦大性起了，如何攔得住，幸虧賈政到林良玉、姜景星那邊去了。這裡焦大直打得滿心足意，方才肯饒了他，就放下鞭子，一直地大罵去了。眾人便拉趙全出去，趙全卻久仰著賈政的仁慈，拉定欄杆，定要候賈政回來見一回。眾人見他打得可憐的，也就由他，只叫他端整了衣帽兒，跪在院子裡等候。王夫人等就笑嘻嘻地進去了。不多一會，賈政回來，趙全連忙磕頭。賈政連忙一手拉了他起來，說道：「趙老哥，你的不是呢原也不小，虧得天恩高厚，發到這裡來，到底是個舊同寅兒，我怎麼肯慢你。況且咱們自從祖宗下來，從沒敢刻薄待人。你往後再不要這樣，咱們大家侍候主子，當今聖上就是一個天，大家戴著天，拿出個良心就好。你往後只要自怨自艾，做過堂官的人怕沒有個棄瑕錄用的分兒？我本要留你在府中做個朋友，但是朝廷家的規矩，不敢不欽遵。我且檢一個小莊，請你住去。你也是得了大不是的人，查抄過的人，家口沒有養活，一起兒同去也好。咱們見了面，就請吧。」這趙全要見賈政，只望免了他服侍焦大，誰知賈政倒反這樣施恩，想起從前自己來查抄賈政的光景，真個愧也愧死，只得再爬下去磕頭。賈政就吩咐賈璉，安頓他去了。賈政一直進來，看見王夫人眾人都在那裡，也將趙全的事說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咱們世代忠厚人家，時刻留些有餘，還恐怕天恩祖德承載不起。大家伺候過老太太，想著老太太怎麼樣的仁慈，咱們敢忘記了？」

王夫人眾人無不歎服。賈政又說起：「下朝回來，姜姑爺約我過去，我也不知什麼事情，到了那邊，才曉得良玉外甥這番古道，然而所說的話也太過了，卻也斷斷不能依他，就是中間人的話兒，也決然不能從命。」

王夫人便問：「說的什麼話兒？」

賈政就將林良玉話說合來道：「從小兒父母雙亡，毫無家業，全虧這邊父母血抱成人，現在這些產業家人統是這邊父母遺下來的。他而今已經得了官，除現在房屋及穀溝裡外，全數要讓與他的妹子，苦死苦活罰神賭咒地求我做主。姜、曹諸公見我惱怒起來，再三地說，兄妹二人各分一半，全了他的孝友至情。林外甥還依，說我們果真不依，他就賭下誓，要掛冠而逃的。我也十分敬他，也說不出什麼樣的話。停一會子，他們還要過來，這便怎樣？甥女也在這裡，這便怎麼樣的調停？」

王夫人也說：「果其太過了，真個中間人說的也就過分得很。」

黛玉心裡卻已長久知道了，到這時候也不能說合一句話兒。為什麼呢？若說不依，就不知他哥哥的至性；若說依了，又不是賈政的意思，只管回不出。賈政道：「甥女，這件事情到底是你們兄妹的情分，你要好好地回他。」

黛玉就說合一番不亢不卑的話來，叫賈政以下人人敬服，沒有一個字兒好駁回她了。黛玉就說道：「論起來，哥哥這種苦情，中間人這番議論，也不便不依。無不過舅太爺、舅太太的性情守愛幫扶著人家，不要人家幫扶咱們，祖宗下來統是這麼樣的。但則哥哥的意思，卻不是單單地惦記渭陽，要想盡些心力。不過想到罔極無報之處，還留下甥女一個人兒，愛本及枝，出於至性，就算全數推讓，才滿印的願兒，不過咱們沒有這個理便了。而今親友商勸各半均分，我們如再不依，就不算成人之美，愛人以德了。」

黛玉不謙不讓，說得軒軒昂昂的。就賈政、王夫人心裡也道是的，不過賈政說一句：「這麼樣，我總不能擔承。」正在說著，喜鸞、喜鳳也就過來，外面林良玉、姜景星、曹雪芹也來了。為這一件足足的往來五六日，方才將各半之說說明，就選了好日子，送過冊籍來。總帳細帳倒有二十餘套，像一部大書。送過來的雙身家人，便是蔡良，算一總管事，其餘副管事九個人，單升管內外城各銀樓字號，相軍管南邊莊地買賣，汪福管湖、廣、川省的帳目，徐喜管浙、閩、廣東的帳目，周秀管河南、山、陝西的帳目，吳昌管天津、山東、淮揚的帳目，曹誠管鹽務貿易，卜勝管洋行貿易，蔣涵管各色衣飾行頭，帶管領班，餘外零星的執事也不計其數。這蔡良便有個王元的身分，統計一千萬有零。卻說襲人，自從到了林府，逐日間檢點尺頭衣服，照料各項成衣，又添了戲班裡的行頭，事情也盡煩著。又不能一直到喜鸞處回話，總要候蔡良家的示下兒，將來伺候黛玉受些折磨，不必說了。還聽說紫鵲、晴雯也收了，還要跟著她叫聲姑娘兒。這紫鵲老老實實的，只怕還有些舊姊妹的情分兒。唯獨晴雯，仇也深，嘴也利，性也剛，只好三零四碎受她的牽扳便了。想起從前自己的身分，原是寶釵以下第一個人兒。怎麼樣就錯了主意，跨出這個門，又走到別條路上去。不要說見不得寶玉，也沒有臉再見寶釵。我也錯了主意，已經這樣，何不搬到他州外府去了，偏生的被林府上千方百計弄了過來，弄到黛玉手裡。從前寶姑娘原也待的好，出來的時候，也是他娘兒兩個哄我出來。我若能跳到那邊去還好，若長久在黛玉身邊，那就罷了。襲人這些想頭，一日也想有百十遍，獨自一人的時候，眼淚兒也不知流了多少。這一日，一眾男婦家人過來，黛玉先叫往各處磕頭去。襲人見了寶釵，也硬硬咽咽說不出的苦，寶釵也盡著揉眼，說道：「你快快的去見你奶奶，等個空閒兒，咱們著實講講話。」

襲人就同眾人過去了。那邊黛玉預先吩咐已定，拉定寶玉叫他會會襲人，偏是賈政叫寶玉去了。蔡良便傳出黛玉的話來：「男女家人分兩班進去，單是蔣奶奶末了一位替另進去。」

襲人便猜不出黛玉的什麼意思。襲人果真等候眾人見了出來，方才進去。見了黛玉，方才要跪下去，只見黛玉滿面笑容，攙了她的手再三拉住她，道：「從小兒的姊妹，你要這麼著我可惱，你不知道我的心裡頭很有你這個人兒。而今重新在一塊了，你不要生分了我。」

襲人哪裡敢說合一聲。黛玉又笑吟吟地說道：「可曾有個孩子，就算不是個時候，也該有個信兒，小門小戶的人家也是要緊的呢。」

襲人只得赧赧地說道：「沒有。」黛玉又附到她耳邊，低低地笑道：「寶玉還要同你敘敘舊呢，你可也卻不得，可有個人兒防著些。」

襲人越發羞得要不得，面上通紅了。黛玉就說：「素芳，請兩位姑娘過來，快些看看舊日姊妹。」

不時間紫鵲、晴雯也打扮了過來。襲人便叫：「姑娘。」她兩個卻也照舊的情分，姐姐長，姐姐短，說些想念的話兒。襲人正不知怎麼樣才好，黛玉道：「襲人姐姐，你來的正好，你的為人兒才分兒，我也統知道。不要說寶玉的衣服照管得好，就是我的衣飾零碎也全個兒托你，要你檢點著，省得我操這個心。」

就叫：「紫鵲妹妹，晴雯妹妹，把帳折兒、鎖鑰兒交給你襲人姐姐。」她兩個真個地送過來交代了。黛玉道：「我怕你往來不便，也替你收拾個房兒，若是你們的琪官兒放心，你也分幾天進來伴伴我。」又笑向紫鵲、晴雯道：「你們瞧著，寶玉一定還要鬧你們這個姐姐，敢則要央及琪官兒講個情兒。」兩個也笑了。黛玉道：「你們且同著襲人姐姐，認認她的公婆辦得好不好。」

襲人遂到她們兩個房中，隨又兩個同了襲人到了襲人房中，只見這兩間房陳設一切與她兩個一樣的體面，也撥兩個丫頭全兒、簪兒，給她使喚著，而且紫鵲告訴她，同她們兩個一樣的，月錢每月十兩。襲人真個的喜出望外，就將這些帳折鎖鑰領過來，也檢點著房裡的東西。正在忙著，只見蔡良家的走進來，襲人連忙讓坐。蔡良家的悄悄告訴襲人道：「咱們姑娘有話吩咐你，說你呢，原是個舊人兒，姑娘也很抬舉。但只是要你眼睛裡算她一個主子，要你前前後後自己思量一番。又說你往後到上頭去回話，要斟酌些。又說寶二爺交給你，不要戲班裡引壞了。」又說：「大姑娘不托你別的話，只這幾句話，要你存神些。」

襲人聽見了這番話，駭得魂都掉了，就暗泣起來，央及道：「好個蔡奶奶，姑娘的吩咐我一字字統記得，往後總求你老人家在姑娘跟前提拔我。不說姑娘是主子，便紫姑娘、晴姑娘兩位使著我，我也是個奴才。我盡知道走錯路來，算不得人兒。姑娘高著手，我便過得去，低著手，我就過不去。我往後要拿出個良心，不要等姑娘氣惱，我也不得好死。總求你老人家慈悲，長久在姑娘前幫襯我，我也有孝順你老人家的情分。」

蔡良家的就點著頭回話去了。從此襲人服侍黛玉一發小心盡職。王夫人、寶釵等見她相處得好，也說黛玉大方，此是後話。這一日寶玉見了賈政回來，也要見襲人，就走到黛玉處。恰好襲人在那裏，見了寶玉，就磕個頭。寶玉倒只嘻嘻地笑了一笑，沒有什麼問的。襲人不免走開去，十分不好意思。寶玉就到晴雯處拉了蔡良家的，細細問她，知道黛玉恩威並用的光景，明明地學著漢高祖接待九江王黥布的意思。重新走到黛玉房裡。這時候黛玉與寶玉已是敘舊論心，毫無嫌疑的了。天氣漸漸沉寒，兩個近著火爐說些舊話。黛玉道：「寶姐姐滿月後，你去也有限，只管的守著晴雯，晴雯也很嫌你鬧她，你今日務必到寶姐姐那邊去。寶姐姐呢，那裡存這個心，只怕上頭要說晴雯。你不依了我，我就惱，咱們一輩子不要講話。」

寶玉笑嘻嘻地看了黛玉，又不忍違拗她，就便道：「是的了，你叫我去，我去就是了。」寶玉也要將黛玉待襲人的話過去告訴寶釵，寶玉就往寶釵處去了。過幾天，一陣陣地颳起風雪來，雪霽了，越發的冷。襲人因是寶玉、黛玉更換些皮衣，便看著老婆子們曬晾著些衣服。就便走到院子裡，望著天說道：「只怕還有雪下呢，你們看天上雲頭兒亂得很，不知道東風西風。」

黛玉也走出來，看看天說道：「不知東風壓了西風，西風壓了東風。只恰是上風兒壓著下風呢。」說著就帶了晴雯、素芳往寶釵處去了。襲人只一聲兒不言語，憶著從前打探的舊話兒。過幾日，漸漸近年起來。王夫人便與李紈商議道：「林姑娘與寶玉直到而今還沒有圓過房，到底不成事體。他們兩個也不生分了，悄悄地打聽，也有話有笑，沒個法兒勸回林姑娘。我瞧瞧憲書，今日很好。你可想出一個主意兒。」

李紈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勸呢是不中用的，我們且請喜姑孀姊妹過來，大家商量。」

王夫人也說好。就悄悄地接了她兩個過來，彼此商量，也都沒法。喜鸞忽然想起自己成親的那一晚，就笑將起來，道：「有了，咱們倒要哄著林姑娘，說寶哥哥今日往別人家去，晚上通不回來，咱們再想個法兒把林姑娘灌醉了，再等寶哥哥進房去，豈不好？」

探春、李紈都說好。王夫人便叫探春、李紈去教了寶玉。吩咐了外頭，就叫人請眾姊妹上來。黛玉、寶釵、邢岫煙、史湘雲、薛寶琴、李紈、李紋、李綺、探春、紫鵲、晴雯、平兒先後都到齊了，寶玉也上來。王夫人便喜喜歡歡地說道：「今日姜姊夫得了關東的異樣海鮮，叫鳳妹子帶過來，替咱們做個消寒會。姨媽不肯過來，已經送過去了。咱們今日且樂一樂，領鳳妹子的情兒。」

喜鸞笑道：「沒有什麼好的，不過借景消寒罷了。」

平兒道：「怕他們弄壞了，也曾告訴他們，老老實實的，原湯原水，就便攪和些什麼，也不許太翻新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真個兒的，這麼天氣，誰愛變什麼新樣兒，只要配的口就好。」眾人挨次地坐下，寶玉只說跟定了王夫人。王夫人也叫蘭哥兒過來。方才上了幾色菜，都說收拾得配口。只見焙茗慌忙趕進來，說道：「老爺現在北靖王府裡，說王爺請寶二爺、蘭哥兒馬上就過去。」

王夫人問他：「為什麼事情？」

焙茗道：「說是上了新戲。」寶玉跌著腳道：「我這裡正樂得很，誰愛著什麼新戲，蘭哥兒你去走走罷。你替我回明了，說我身上不大好。」王夫人也說：「很好。」

蘭哥兒正要起身，只見李瑤又上來回道：「老爺吩咐，說王爺的話叫寶二爺立刻就去，等著開戲，連蘭哥兒也一定得跟著，快走。」

王夫人便說道：「真正的冤家，你老子這麼說，你知道他的性子，你快些走吧。到底這本戲文幾時才完得了？」

李瑤道：「老爺已打發人取了衣服去了，說是一夜呢。」

黛玉就叫晴雯過去同著襲人收拾寶二爺晚上的衣服。晴雯答應著去了。王夫人益發喜歡。寶玉就假裝著快快地去了。這裡大家就行起打五更數月令的令來。眾人算計黛玉一個人，黛玉也不知她們的計較。還有喜鸞、寶釵、紫鵲陪著她喝到了更深，黛玉就醉得人事不知了。王夫人恐怕她著了風，就像小孩子似的遮著被，用椅子扶著抬著，自王夫人以下一總送她到瀟湘館來。寶玉歡喜得什麼似的，在那裡迎著。也悄悄地化了和會喜神，點著成雙畫燭，一進房來便是水安息香隔水溫著，香得恬靜幽。紫鵲、晴雯、寶釵便悄悄替黛玉寬衣，輕輕地扶她睡下了。

王夫人等已經散去。寶玉送寶釵出來，寶釵將寶玉推進去，紫鵲便代寶玉送她回房。這一夜黛玉、寶玉的燕好，自不必說。也不知黛玉酒醒過來如何悔恨涕泣，寶玉如何央求。到底是天定姻緣，圓敘之後，自然相親相愛。

到了第二日，黛玉怪不好意思的，害著臊，就不肯出來。王夫人告知賈政，也都喜歡。王夫人又為了她害臊，告訴姊妹們千萬不要取笑她。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也天天過來，寶玉又天天晚上守著黛玉。黛玉也漸漸地大方起來，夫妻之間彼此敘舊談心，到也無嫌無忌。只是黛玉一生愛潔，立志修行，今遇了作合姻緣，若不能自行己意，也就落淚歎氣，暗暗地慘傷。雖則寶玉十分體貼她，一時間哪能變她的冰霜本性，所以伉儷新諧，每每分衾對語，也是人人不肯相信的。

卻說榮國府中，自從黛玉過門以後，賈璉也從容得十二分，不用說宿逋一清，也還顧得那府裡的用度。後來蔡良過門來了，賈璉有什麼商議倒反不回賈政，也不及回黛玉。倒是黛玉說：「璉二哥，有什麼支發，統問蔡良。」

以此將典出去的產業，也都恢復過來，榮國府依舊轟轟烈烈，倒是蔡良掌了個七八分主意。賈政開首也還分了房基公中，到後來看見大勢兒這麼樣了，也就由他。黛玉還更周到，打量著薛姨媽處艱難，也叫蔡良一樣地照應，所以王夫人、寶釵也十分的感激黛玉。這年過年，諸事一切闊大開張，竟同林家的豪富光景差不多兒。近年邊，一樣的祭宗祠、慶家宴，新正裡加倍地請年酒唱戲，說不盡的富貴風流，恰好當今採訪聲名，確見得賈政居官端方清正，就超升了少司寇之職。新年上又添了些賀喜的酒筵，真個錦上添花，福祿並集，合家大小不勝喜歡。一日早起，黛玉正在梳著頭，只見晴雯走進來，說一奇事，說是從前埋香塚上長起一棵樹來，一年來就長得很大了。眾人原也不認得它什麼樹，而今開出一種花，誰也認不出來。黛玉、寶玉便要去看。又有些小丫頭也進來說道：「實在的稀奇古怪，說是梅花也不是梅花，要算別的，算個什麼名兒，顏色還那樣好看。」

黛玉、寶玉益發要緊去看。不知到底是什麼花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